韓非子/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五

韓非子
卷第六
韓非

卷第七

解老第二十

德者，内也；得者，外也。「上德不德」，言其神不淫於外也。神不淫於外則身全，身全之謂德。德者，得身也。凡德者，以無爲集，以無欲成，以不思安，以不用固。爲之欲之，則德無舍；德無舍，則不全。用之思之則不固，不固則無功，無功則生於德。德則無德，不得則有德。故曰：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」

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，謂其意無所制也。夫無術者，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。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，其意常不忘虛，是制於爲虛也。虛者，謂其意無所制也。今制於爲虛，是不虛也。虛者之無爲也，不以無爲爲有常。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，虛則德盛，德盛之謂上德。故曰：「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。」

仁者，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；其喜人之有福，而惡人之有禍也；生心之所不能已也，非求其報也。故曰：「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。」

義者，君臣上下之事，父子貴賤之差也，知交朋友之接也，親踈内外之分也。臣事君宜，下懷上宜，子事父宜，賤敬貴宜，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，親者内而踈者外宜。義者，謂

其宜也，宜而爲之。故曰：「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。」

禮者，所以貌情也，群義之文章也，君臣父子之交也，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。中心懷而不諭，故疾趨卑拜而明之；實心愛而不知，故好言繁辞以信之。禮者，外飾之所以諭内也。故曰：禮以貌情也。凡人之爲外物動也，不知其爲身之禮也。衆人之爲禮也，以尊他人也，故時勸時衰。君子之爲禮，以爲其身；以爲其身，故神之爲上禮；上禮神而衆人貳，故不能相應；不能相應，故曰：「上禮爲之而莫之應。」衆人雖貳，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。故曰：「攘臂而仍之。」

道有積而積有功；德者，道之功。功有實而實有光；仁者，德之光。光有澤而澤有事；義者，仁之事也。事有禮而禮有文；禮者，義之文也。故曰：「失道而後失德，失德而後失仁，失仁而後失義，失義而後失禮。」

禮爲情貌者也，文爲質飾者也。夫君子取情而去貌，好質而惡飾。夫恃貌而論情者，其情惡也；須飾而論質者，其質衰也。何以論之？和氏之璧，不飾以五采；隋侯之珠，不飾以銀黄。其質至美，物不足以飾之。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，其質不美也。是以父子之間，其禮樸而不明，故曰禮薄也。凡物不並盛，陰陽是也；理相奪予，威德是也；實厚者貌薄，父子之禮是也。由是觀之，禮繁者，實心衰也。然則爲禮者，事通人之樸心者也。衆人之爲禮也，人應則輕歡，不應則責怨。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，能毋爭乎？有爭則亂，故曰：「夫禮者，忠信之薄也，而亂之首乎。」
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。前識者，無緣而妄意度也。何以論之？詹何坐，弟子侍，牛鳴於門外。弟子曰：「是黑牛也而白題。」詹何曰：「然，是黑牛也，而白在其角。」使人視之，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。以詹子之術，嬰衆人之心，華焉殆矣！故曰：「道之華也。」嘗試釋詹子之察，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，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。故以詹子之察，苦心傷神，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，是以曰：「愚之首也。」故曰：「前識者，道之華也，而愚之首也。」

所謂「大丈夫」者，謂其智之大也。所謂「處其厚不處其薄」者，行情實而去禮貌也。所謂「處其實不處其華」者，必緣理不徑絶也。所謂「去彼取此」者，去貌、徑絶而取緣理、好情實也。故曰：「去彼取此。」

人有禍，則心畏恐；心畏恐，則行端直；行端直，則思慮熟；思慮熟，則得事理。行端直，則無禍害；無禍害，則盡天年。得事理，則必成功。盡天年，則全而壽。必成功，

則富與貴。全壽富貴之謂福，而福本於有禍。故曰：「禍兮福之所倚。」以成其功也。

人有福，則富貴至；富貴至，則衣食美；衣食美，則驕心生；驕心生，則行邪僻而動弃理。行邪僻，則身死夭；動弃理，則無成功。夫内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，大禍也，而禍本生於有福。故曰：「福兮禍之所伏。」

夫緣道理以從事者，無不能成。無不能成者，大能成天子之勢尊，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禄。夫弃道理而妄舉動者，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，而下有猗頓、陶朱、卜祝之富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。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，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，故諭人曰：「孰知其極？」

人莫不欲富貴全壽，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。心欲富貴全壽，而今貧賤死夭，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。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，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。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，故曰「迷」。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，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。故曰：「人之迷也，其日故以久矣。」

所謂方者，内外相應也，言行相稱也。所謂廉者，必生死之命也，輕恬資財也。所謂直者，義必公正，公心不偏黨也。所謂光者，官爵尊貴，衣裘壯麗也。今有道之士，雖中外信順，不以誹謗窮墮；雖死節輕財，不以侮罷羞貪；雖義端不黨，不以去邪罪私；雖勢尊衣美，不以夸賤欺貧。其故何也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，即不成迷也。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，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。衆人不肯問知聽能，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，則怨。衆人多而聖人寡，寡之不勝衆，數也。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，非全身長生之道也，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。故曰：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穢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」

聰明睿智，天也；動靜思慮，人也。人也者，乘於天明以視，寄於天聰以聽，託於天智以思慮。故視強，則目不明；聽甚，則耳不聰；思慮過度，則智識乱。目不明，則不能決黑白之分；耳不聰，則不能别清濁之聲；智識亂，則不能審得失之地。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，耳不能别清濁之聲則謂之聾，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，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，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。書之所謂「治人」者，適動靜之節，省思慮之費也。所謂「事天」者，不極聰明之力，不盡智識之任。苟極盡，則費神多；費神多，則盲聾悖狂之禍至，是以嗇之。嗇之者，愛其精神，嗇其智識也。故曰：「治人事天莫如嗇。」

衆人之用神也躁，躁則多費，多費之謂侈。聖人之用神也靜，靜則少費，少費之謂嗇。嗇之謂術也，生於道理。夫能嗇也，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。衆人離於患，陷於禍，猶未知退，而不服從道理。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，虛無服從於道理，以稱蚤服。故曰：「夫謂嗇，是以蚤服。」

知治人者，其思慮靜；知事天者，其孔竅虛。思慮靜，故德不去；孔竅虛，則和氣日入。故曰：「重積德。」夫能令故德不去，新和氣日至者，蚤服者也。故曰：「蚤服，是謂重積德。」積德而後神靜，神靜而後和多，和多而後計得，計得而後能御萬物，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，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，論必蓋世，故曰：「無不克。」無不克本於重積德，故曰：「重積德，則無不克。」戰易勝敵，則兼有天下；論必蓋世，則民人從。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，其術遠，則衆人莫見其端末。莫見其端末，是以莫知其極。故曰：「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」

凡有國而後亡之，有身而後殃之，不可謂能有其國、能保其身。夫能有其國，必能安其社稷；能保其身，必能終其天年，而後可謂能有其國、能保其身矣。夫能有其國、保其身者，必且體道。體道，則其智深；其智深，則其會遠；其會遠，衆人莫能見其所極。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，不見其事極者爲保其身、有其國。故曰：「莫知其極。」「莫知其極，則可以有國。」

所謂「有國之母」：母者，道也；道也者，生於所以有國之術；所以有國之術，故謂之「有國之母」。夫道以與世周旋者，其建生也長，持禄也久。故曰：「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」樹木有曼根，有直根。直根者，書之所謂「柢」也。柢也者，木之所以建生也；曼根者，木之所以持生也。德也者，人之所以建生也；禄也者，人之所以持生也。今建於理者，其持禄也久，故曰：「深其根。」體其道者，其生日長，故曰：「固其柢。」柢固則生長，根深則視久，故曰：「深其根，固其柢，長生久視之道也。」

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，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。一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；萬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。然則數變業者，其人彌衆，其虧彌大矣。凡法令更則利害易，利害易則民務變，務變之謂變業。故以理觀之：事大衆而數搖之，則少成功；藏大器而數徙之，則多敗傷；烹小鮮而數撓之，則賊其澤；治大國而數變法，則民苦之。是以有道之君貴靜，不重變法。故曰：「治大國者若烹小鮮。」

人處疾則貴醫，有禍則畏鬼。聖人在上，則民少欲；民少欲，則血氣治而舉動理；舉動理，則少禍害。夫內無痤疽瘴痔之害，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，其輕恬鬼也甚。故曰：「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」治世之民，不與鬼神相害也。故曰：「非其鬼不神也，其神不傷人也。」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，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。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，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。民不犯法，則上亦不行刑，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。故曰：「聖人亦不傷民。」上不與民相害，而人不與鬼相傷，故曰：「兩不相傷。」民不敢犯法，則上內不用刑罰，而外不事利其產業。上內不用刑罰，而外不事利其產業，則民蕃息。民蕃息而畜積盛。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。凡所謂崇者，魂魄去而精神亂，精神亂則無德。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，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，精神不亂之謂有德。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，則德盡在於民矣。故曰：「兩不相傷，則德交歸焉。」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。

有道之君，外無怨讎於鄰敵，而內有德澤於人民。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，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；內有德澤於人民者，其治人事也務本。遇諸侯有禮義，則役希起；治民事務本，則淫奢止。凡馬之所以大用者，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。今有道之君，外希用甲兵，而內禁淫奢。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，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，所積力唯田疇。積力於田疇，必且糞灌。故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却走馬以糞也。」
人君無道，則內暴虐其民，而外侵欺其鄰國。內暴虐則民產絕，外侵欺則兵數起。民產絕則畜生少，兵數起則士卒盡。畜生少則戎馬乏，士卒盡則軍危殆。戎馬乏則牸馬出，軍危殆則近臣役。馬者，軍之大用；郊者，言其近也。今所以給軍之具於牸馬近臣。故曰：「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矣。」

人有欲則計會亂，計會亂而有欲甚，有欲甚則邪心勝，邪心勝則事經絕，事經絕則禍難生。由是觀之，禍難生於邪心，邪心誘於可欲。可欲之類，進則教良民爲姦，退則令善人有禍；姦起則上侵弱君，禍至則民人多傷。然則可欲之類，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。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，大罪也。故曰：「禍莫大於可欲。」是以聖人不引五色，不淫於聲樂，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。

人無毛羽，不衣則不犯寒；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，以腸胃爲根本，不食則不能活。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。欲利之心不除，其身之憂也。故聖人衣足以犯寒，食足以充虛，則不憂矣。衆人則不然，大爲諸侯，小餘千金之資，其欲得之憂不除也。胥靡有免，死罪時活，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。故曰：「禍莫大於不知足。」

故欲利甚於憂，憂則疾生，疾生而智慧衰；智慧衰，則失度量；失度量，則妄舉動；妄舉動，則禍害至；禍害至而疾嬰內，疾嬰內，則痛禍薄外；痛禍薄外，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；苦痛雜於腸胃之間，則傷人也憯。憯則退而自咎，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。故曰：「咎莫憯於欲利。」

道者，萬物之所然也，萬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；道者，萬物之所以成也。故曰：道，理之者也。物有理，不可以相薄；物有理不可以相薄，故理之爲物之制。萬物各異理，而道盡稽萬物之理，故不得不化；不得不化，故無常操。無常操，是以死生氣稟焉，萬智斟酌焉，萬事廢興焉。天得之以高，地得之以藏，維斗得之以成其威，日月得之以恒其光，五常得之以常其位，列星得之以端其行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，軒轅得之以擅四方，赤松得之與天地統，聖人得之以成文章。道，與堯舜俱智，與接輿俱狂，與桀紂俱滅，與湯武俱昌。以爲近乎，遊於四極；以爲遠乎，常在吾側；以爲暗乎，其光昭昭；以爲明乎，其物冥冥。而功成天地，和化雷霆，宇內之物，恃之以成。凡道之情，不制不形，柔弱隨時，與理相應。萬物得之以死，得之以生；萬事得之以敗，得之以成。道譬諸若水，溺者多飲之即死，渴者適飲之即生；譬之若劒戟，愚人以行忿則禍生，聖人以誅暴則福成。故得之以死，得之以生，得之以敗，得之以成。

人希見生象也，而得死象之骨，案其圖以想其生也，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「象」也。今道雖不可得聞見，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，故曰：「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。」

凡理者，方圓、短長、麤靡、堅脆之分也，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。故定理有存亡，有死生，有盛衰。夫物之一存一亡，乍死乍生，初盛而後衰者，不可謂常。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，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「常」。而常者無攸易，無定理。無定理，非在於常所，是以不可道也。聖人觀其玄虛，用其周行，强字之曰「道」，然而可論。故曰：「道之可道，非常道也。」

人始於生而卒於死。始之謂出，卒之謂入。故曰：「出生入死。」人之身三百六十節，四肢、九竅，其大具也。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，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。屬之謂徒也，故曰：生之徒也，十有三者。至死也，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，死之徒亦有十三。故曰：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」凡民之生生，而生者固動，動盡則損也；而動不止，是損而不止也。損而不止則生盡，生盡之謂死，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。故曰：「民之生，生而動，動皆之死地，之十有三。」

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，不愛精神、不貴處靜，此甚大於兕虎之害。夫兕虎有域，動靜有時。避其域，省其時，則免其兕虎之害矣。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，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，不免於萬物之害。何以論之？時雨降集，曠野閒靜，而以昏晨犯山川，則風露之爪角害之。事上不忠，輕犯禁令，則刑法之爪角害之。處鄉不節，憎愛無度，則爭鬬之爪角害之。嗜慾無限，動靜不節，則痤疽之爪角害之。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，則網羅之爪角害之。兕虎有域，而萬害有原，避其域，塞其原，則免於諸害矣。凡兵革者，所以備害也。重生者，雖入軍無忿爭之心；無忿爭之心，則無所用救害之備。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，聖人之遊世也，無害人之心，則必無人害；無人害，則不備人。故曰：「陸行不遇兕虎。」入山不恃備以救害，故曰：「入軍不備甲兵。」遠諸害，故曰：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錯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」不設備而必無害，天地之道理也。體天地之道，故曰：「無死地焉。」動無死地，而謂之「善攝生」矣。

愛子者慈於子，重生者慈於身，貴功者慈於事。慈母之於弱子也，務致其福；務致其福，則事除其禍；事除其禍，則思慮熟；思慮熟，則得事理；得事理，則必成功；必成功，則其行之也不疑，不疑之謂勇。聖人之於萬事也，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，故見必行之道。見必行之道則明，其從事亦不疑，不疑之謂勇。不疑生於慈，故曰：「慈，故能勇。」

周公曰：「冬日之閉凍也不固，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。」天地不能常侈常費，而況於人乎？故萬物必有盛衰，萬事必有弛張，國家必有文武，官治必有賞罰。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，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，民衆則國廣。是以舉之曰：「儉，故能廣。」

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，易割也。何以論之？有形則有短長，有短長則有小大，有小大則有方圓，有方圓則有堅脆，有堅脆則有輕重，有輕重則有白黑。短長、大小、方圓、堅脆、輕重、白黑之謂理。理定而物易割也。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，權議之士知之矣。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，則萬事之功形矣。而萬物莫不有規矩，議言之士，計會規矩也。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，故曰：「不敢爲天下先。」不敢爲天下先，則事無不事，功無不功，而議必蓋世，欲無處大官，其可得乎？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。是以故曰：「不敢爲天下先，故能爲成事長。」

慈於子者不敢絶衣食，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，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。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，慈於器械則城堅固。故曰：「慈，於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」夫能自全也而

盡隨於萬物之理者，必且有天生。天生也者，生心也，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。若以慈衛之也，事必萬全，而舉無不當，則謂之寶矣。故曰：「吾有三寶，持而寶之。」

書之所謂「大道」也者，端道也。所謂貌「施」也者，邪道也。所謂「徑」大也者，佳麗也。佳麗也者，邪道之分也。「朝甚除」也者，獄訟繁也。獄訟繁則田荒，田荒則府倉虛，府倉虛則國貧，國貧而民俗淫侈，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絶，衣食之業絶則民不得無飾巧詐，飾巧詐則知采文，知采文之謂「服文采」。獄訟繁，倉廩虛，而有以淫侈爲俗，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。故曰：「帶利劒。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，其私家必富；私家必富，故曰：「資貨有餘。」國有若是者，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，效之則小盜生。由是觀之，大姦作則小盜隨，大姦唱則小盜和。竽也者，五聲之長者也，故竽先則鍾瑟皆隨，竽唱則諸樂皆和。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，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。故「服文采，帶利劒，厭飲食，而貨資有餘者，是之謂盜竽矣」。

人無愚智，莫不有趨舍。恬淡平安，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。得於好惡，怵於淫物，而後變乱。所以然者，引於外物，亂於玩好也。恬淡有趨舍之義，平安知禍福之計。而今也玩好變之，外物引之；引之而往，故曰「拔」。至聖人不然：一建其趨舍，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，不能引之謂「不拔」；一於其情，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，神不爲動之謂「不脫」。爲人子孫者，體此道以守宗廟，宗廟不滅之謂「祭祀不絶」。身以積精爲德，家以資財爲德，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。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，故曰：「脩之身，其德乃真。」真者，慎之固也。治家，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，則資有餘，故曰：「脩之家，其德有餘。」治鄉者行此節，則家之有餘者益衆，故曰：「脩之鄉，其德乃長。」治邦者行此節，則鄉之有德者益衆，故曰：「脩之邦，其德乃豐。」莅天下者行此節，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，故曰：「脩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」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，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，則萬不失一。故曰：「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？以此。」